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人物

现代快报  
A26、27  
2014.6.21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戎丹妍  
美编 王莺燕 组版 郝莎莎



白鹤，1970年生，安徽省太和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院专职书法家，慕鸿书社社员。

艺术足迹：  
1999年 获安徽省青年书法大展一等奖；获全国第七届书法家刻展“全国奖”；入展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  
2001年 入展全国第八届中国青年书法家展览；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美术金彩奖”提名奖；  
2002年 获中日书画艺术大展银奖；出版《当代中青年书法十家——白鹤书法作品集》；  
2003年 首届“杏花村汾酒集团杯”中国电视书法大赛金奖；入展全国第四届楹联书法大展；  
2005年 在合肥举办“白鹤书法作品展”；出版《白鹤书法作品图录》；  
2006年 被评为“安徽省青年书法十佳”；被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聘为书法专业教师；  
2008年 被安徽省文联、省书协评为“优秀青年艺术家”；  
2009年 入展中国书法千人千作大展；  
2010年 入展当代书法名家系统工程——五百人大展；  
2010年 入展首届全国扇面书法展；  
2011年 入展第二届兰亭雅集四十二人展；  
2011年 进入江苏省书法院，为专职书法家；  
2011年 获第三届“林散之奖”书法双年展提名奖；  
2012年 获《书法报》全国书法海选“兰亭诸子奖”。

白鹤书法作品篆刻作品集

时间：2014年6月25日 上午10点  
地址：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南京市长江路333号）  
主办：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书法院、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 忽而今夏见鹤飞

□李金芳(作家、诗人，江苏省书法院副院长)



盛夏尚未来临，气温却连日攀升，在暑气的逼扰下，心头隐隐燥热。兼之南京为迎青奥，处处施工修葺，噪音尘霾，不堪其烦，于是便想找个清凉处，打发扰攘的周末。刚一动心，便想到了好友白鹤。

白鹤自调入江苏省书法院后，便从老家安徽太和移居南京江浦。江浦求雨山下的墨华堂，既是他的工作室，也是同道雅集挥斥方遒的歇脚处。由于临行前未及联系，等我赶到求雨山下时，却被告知白鹤于数日前已搬离了此处。

墨华堂人去楼空，萦绕心头的岂止是不遇之感。隔窗望去，那墙上的墨痕、地上的纸屑、屋角的秃笔，依稀透着墨华堂主人的余温。“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回想与白鹤平素交谊，一时思绪纷飞，感慰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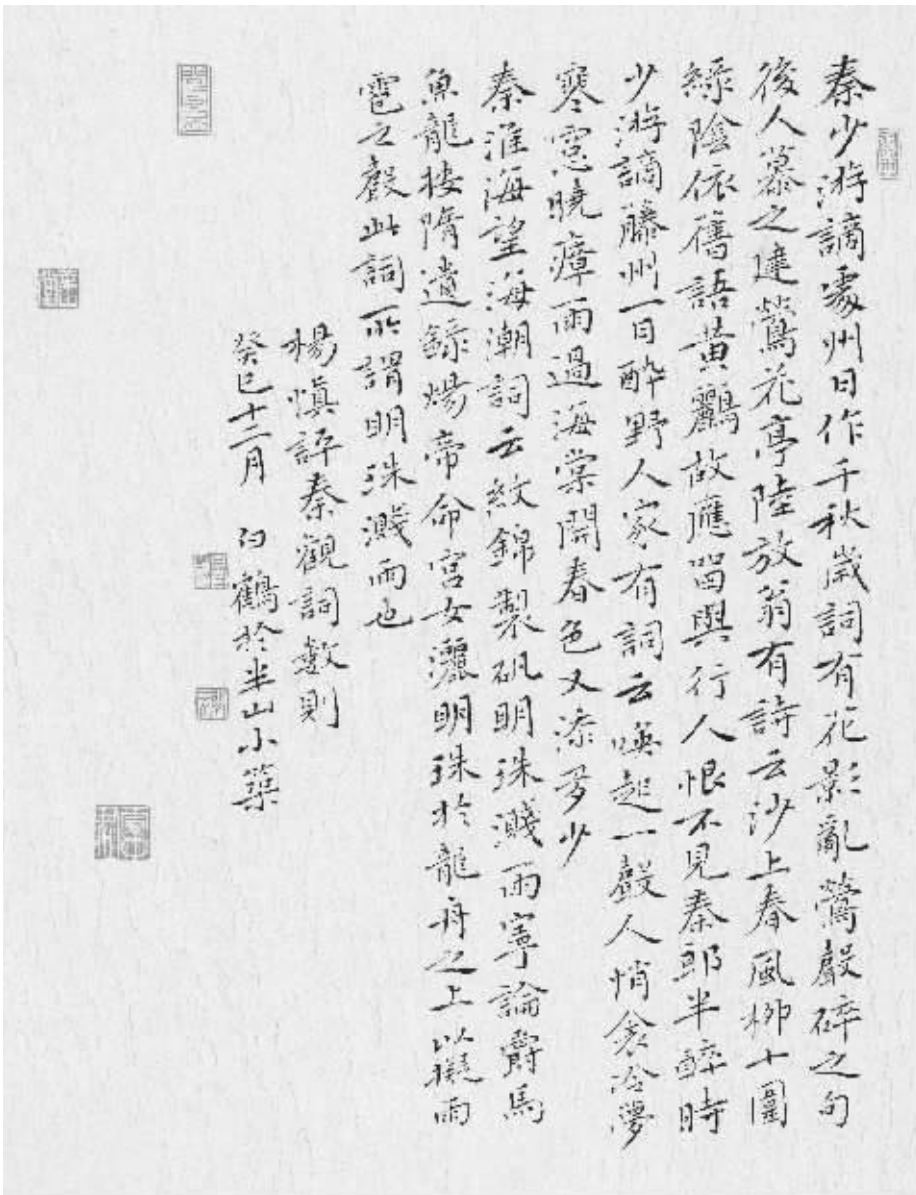
印章作品



曹楻《白马篇》



刘熙载《书概》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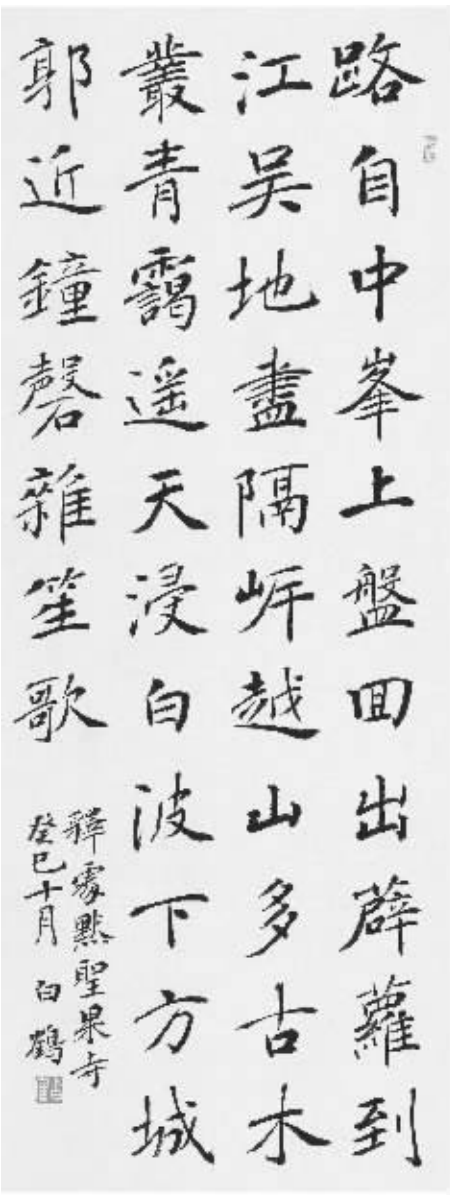
杨慎《词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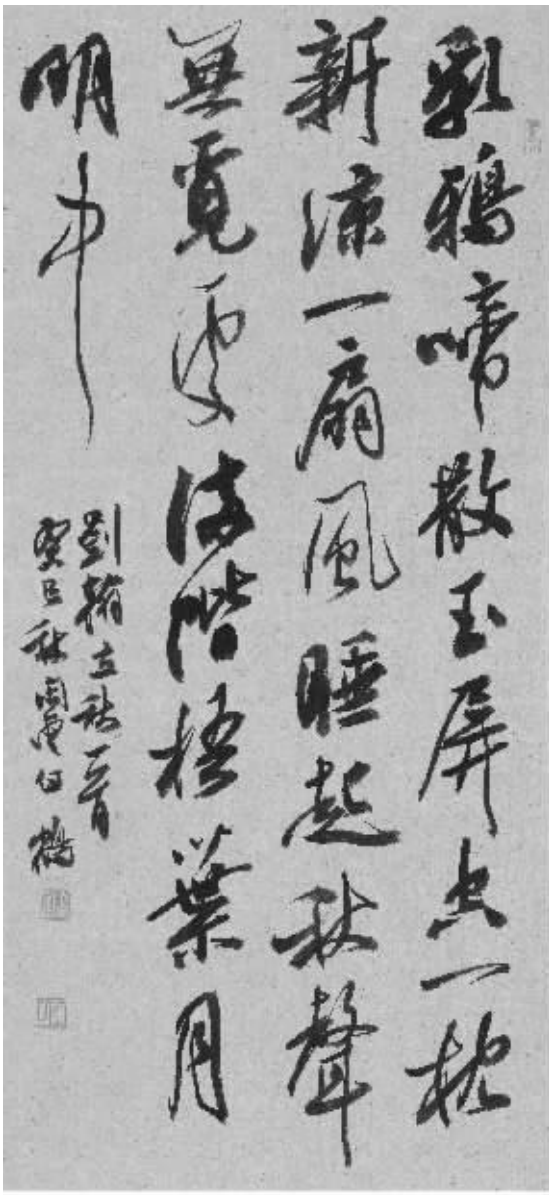
王禹偁《新秋即事》



隶书斗方



释处默《圣果寺》



刘翰《立秋》

## 他是2011年江苏省书法院录用的唯一一位外省书法家

初次与白鹤相见，是在2011年一个夏日。那时，刚刚成立的江苏省书法院正向全国招聘五名专职书法家，相关要求极其严格，白鹤便是千余应聘者中全面符合条件的一位。但等到招聘考试时，所有参考人员全都到场，独独不见白鹤的踪影。按规定，开考十五分钟后，迟到者禁止入场，并取消其考试资格。作为考场工作人员，我在室外焦急地等着盼着，直到开考十分钟，才看见白鹤一溜小跑地赶来，行色匆匆，浑身是汗，那因堵车而误时的无奈和尴尬，一时全都写在脸上。这就是我们初次相遇时的情景。记得白鹤当时刚一落座，浑身的汗水便骤然洒了一地。

从上午到下午，从笔试到面试，从理论测试到即兴创作，白鹤面对众多名师和考官，从容淡定，挥洒纵横，应答自如，最终以总分第二的成绩，一路过关斩将，成为被江苏省书法院正式录用的唯一一位外省书法家。

之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白鹤的交往由

疏到密，俨如兄弟。数年接触，白鹤的处世风格及其书艺追求，常常令我心生钦佩，尤其是那份不乐世务、散淡无拘的心性，或沉潜于笔砚之间，或在纸墨之外，不激不厉，逍遥自适，迥于俗流，超乎同侪，不由得令人心折。有人说，进入江苏省书法院，是白鹤书艺追求的转折点。我不这么看，书家或许需要一个平台，但平台本身不能折射出书家作品的风格。太多的世人看重平台的功用，殊不知书法一途，唯能心性而已。所谓心性，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气象。白鹤是个有着自己精神气象的人，这种气象缘于书法，更缘于生活，跟拥有什么样的平台毫不相干。

## 他把书法看成是人生的一种修行

自从少年染翰，白鹤便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随顺此缘，一心不变。大学毕业后，他顺利地分配到机关工作，可是金饭碗没端多久，他便主动辞职，回家潜心苦练笔墨技法。2006年，他被北京某艺术学院聘为书法讲师，可当沉甸甸的聘书落到手上时，白鹤还是选择了放下。许多人为此深感不解，问之质之，白鹤总是淡淡一笑，在他看来，区区营生无非名利，内心的痴迷沉醉，岂可随境而转！

一晃三十多年了，白鹤独栖于笔砚间，苦乐相随，心手不二，自甘边缘。很少有人一生只愿干一件事，白鹤似乎很难将自己的生活从书法追求中剥离出来，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把书法理解为人生的出路。

如今，白鹤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他对世俗的思考，完全有别于早年，但书法对他而言，依然被视为人生的一条出路，笔之所触，心之所入，情之所系，魂之所归。自然，“出路”一说，非为生计，非为名利，更多的是他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与体悟。

白鹤认为，书法其实也如道法佛法，乃世出世间之法门，持此书法而一门深入，人生就不会虚度。笔墨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没有精气神支撑，技能再好也没有用。他把书法看成是人生的一种修行，而修行之要，在于心静，心不静则无法窥得书法的奥秘，无法与古德今贤感应力道。据我观察，白鹤确实是个内心安静的人，这份心静，从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小楷中就能看出来。一轴《论语》长春，从落墨到收笔，白鹤用心书写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夜！为了保持心静，他拒绝各类邀请，放弃亲友酬酢，凝神息虑，心无旁骛，一口静气流贯于始终。佛家有“一默如雷”之谈，凡创作时，白鹤的内心可谓静得针落成雷。

## 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大草、狂草

这份心静，同样也反映在白鹤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对于人情互动的把握上。当下社会，如此浮躁，一切乱象皆由争心而起，集团个人，概莫例外。即便是书坛，也是乱象纷纭，多少书家放下身段，为所谓的市场和购买力而一扫斯文，疲于奔命。白鹤也非局外人，叩门而来的不只是同仁，也有许多商家掬客，但对于市场炒作和商业行为，白鹤表现出少有的定力，他随缘、惜缘，绝不攀缘和盲目迎合。这份定力，缘于心静；这份心静，就是处污不染、处变不惊、处贫不叹、处弱不乱的心性使然。

面对安静而儒雅的作品，从他身上总能强烈感受到：一个书家，只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就能于此当下，澄怀观道。

按照白鹤的说法，书法即是修行，修行即

是修心，只要把心修好，便能把字写好。心如何修？白鹤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低调。今天的人们，走路步子太匆忙、太功利，是故内心深处，早已少了一份宏大的气象。但白鹤的行草作品，我们总能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到那一片久违的萧疏、雄浑和蓬勃。而在他的楷隶作品中，也不难感知到一份回归心源的天真之趣，一种无限的从容和优雅！

白鹤于书法诸体、诗赋印章方面，皆有不俗的表现，但在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大草、狂草，是他不善为、不敢为；还是不肯让心性放纵，而刻意不为之？苏东坡一生撰写草书，本能地抵触写草书，并写下诗句大骂张旭、怀素，骂得近乎人身攻击，这是否与坡翁“收敛平生心”，追求中庸处世，不敢笔墨张狂的个人修为有关？对于一心保持内敛低调的书家，狂草是不是人性中负的一面放纵的心理表现？我辈愚痴，不敢肆意妄测乱说。

大道至简，书法亦然。白鹤始终谦称自己只是一个书法行人，而非书家。他喜欢在作品的落款上，在白鹤名字前，写下“闲云”二字。闲云者，来无形，去无踪，聚散不定，动静随风。人心若是闲心，便不会被名利所累，也不会被法度所缚。

## 他在文章诗赋方面显示的才华不亚于书法创作

年初，我有幸在墨华堂一睹白鹤近年来百余幅心血之作，在我看来，那满纸飞动的线条，诚如一个性情疏野、襟抱超然者，心里溢出的是闲云，胸中放飞的是野鹤。

然而此君毕竟不是闲云野鹤，他有自己的家，他深深爱着母亲、妻子和儿子。自从父亲去世后，白鹤便把孝养母亲当成是人生头等大事、头等急事。一切都可以等，唯行孝道等不得。

白鹤认为，对于书家而言，阅读远比阅历更重要，阅读广，则学识淹贯，腹笥丰赡，这无疑为书家的“字外功”。而阅历则不然，阅历深者，往往流于世故；世故深者，往往习气太重，习气太重便不利于心性的开显和修为。

白鹤在文章诗赋方面所显示的才华，丝毫不亚于他的书法创作。正因为平时注重阅读和积累，故在赋诗撰联、为人题跋时，白鹤信笔而涂，词藻瑰丽，不落俗套，一旦点睛，整幅作品便妙趣盎然。

“求雨山头谒四贤，四贤掩映有林泉。清风带雨留闲客，墨的诗香便是仙。”这是白鹤数日前在一次酒后拜谒求雨山上林散之、萧娴、高二适、胡小石四贤书画陈列馆时，即兴写下的句子，诗在，字在，独独人不在。

正在我感到郁闷之际，忽然有一辆小汽车在我面前停下，开车的正是女书法家王岚，她身边坐着另一位女士，是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杨柳正梅，两位结伴而来，原来只为看望白鹤新的工作室。王岚笑道：“你一定是来找白鹤的吧，快，上车，我带你去‘水上白公馆’找他！”

驶离求雨山，不到一刻钟，车子拐进了江浦郊外一个叫松风阁的山庄。山庄里有一个大的水塘，水塘中央有一座崭新的大木屋，檐下有匾，匾上“清远山房”四个字格外醒目，我想，这大概就是王岚所说的“水上白公馆”吧。下车刚步上通往木屋的曲桥，突然，一阵高亢而爽朗的笑声溢出木屋，瞬间，一个壮汉大摇大摆地冲了出来，双手抱拳，姿势夸张。我定睛一看，那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发拂肩，满目春光！